

趁热品嚐

あつあつを召し上がれ



【日】小川糸著

陈宝莲译

重庆出版社

趁 熱 品 嘗

〔日〕

小川糸 著

陈宝莲 译

Atsuatsu WO Mesiagare by Ito Ogawa © Ito Ogawa 2011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1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hrough TOHAN CORPORATION, TOKYO,
and YOUBOOK AGENCY, CHINA, BEIJING.

版贸核渝字(2015)第295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趁热品尝 / (日) 小川糸著, 陈宝莲译.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229-09897-1

I . ①趁… II . ①小… ②陈… III . ①故事—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08807 号

趁热品尝

CHENRE PINCHANG

[日] 小川糸 著 陈宝莲 译

出版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钟丽娟

责任校对: 杨 媚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卢晓鸣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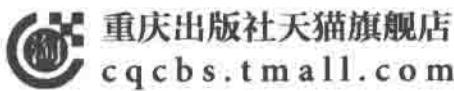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 162 号 1 檐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制版

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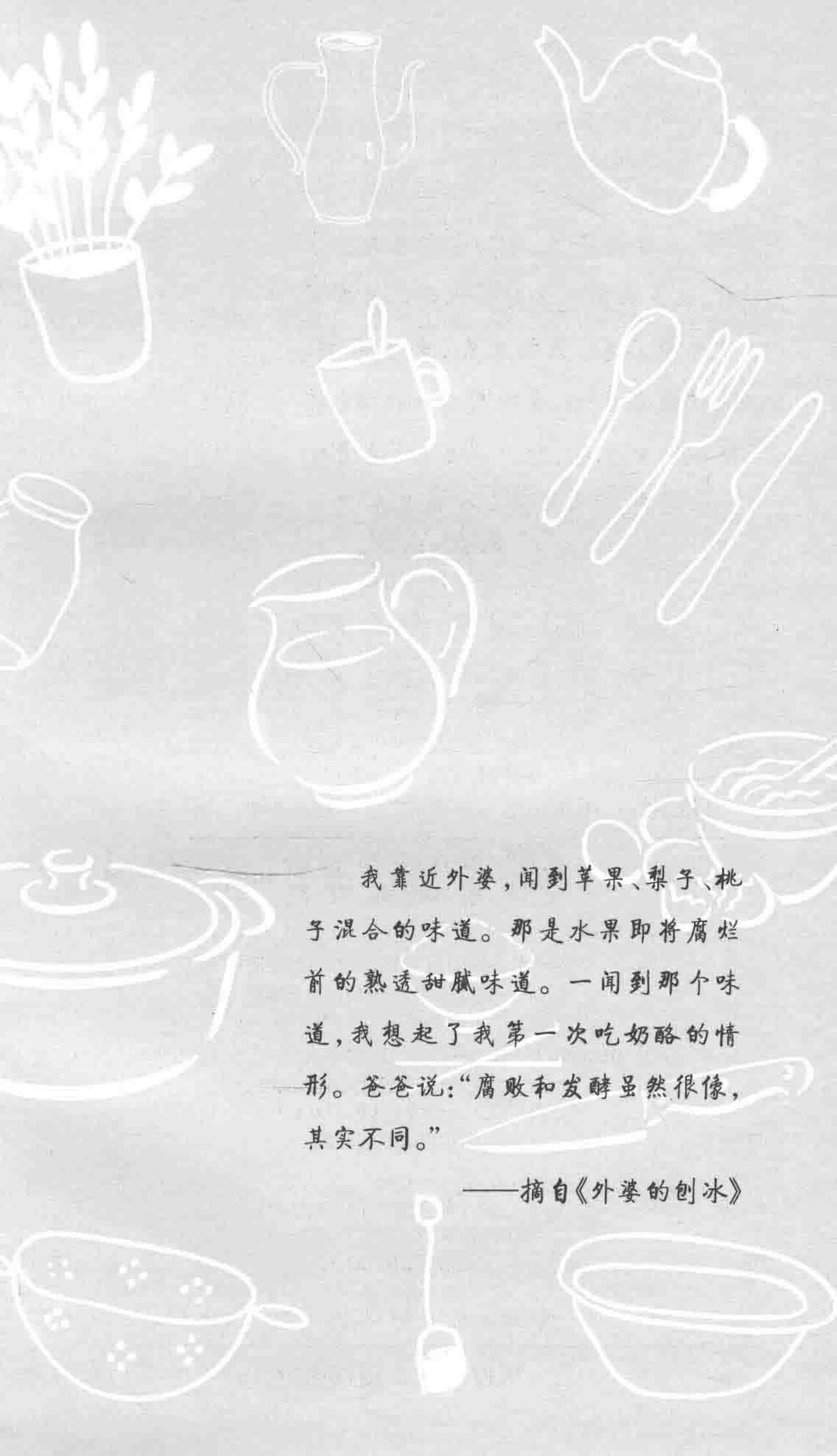
开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张: 4.75 字数: 50 千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9897-1

定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我靠近外婆，闻到苹果、梨子、桃子混合的味道。那是水果即将腐烂前的熟透甜腻味道。一闻到那个味道，我想起了我第一次吃奶酪的情形。爸爸说：“腐败和发酵虽然很像，其实不同。”

——摘自《外婆的刨冰》

我拿起筷子，热的食物要趁热享

用，这是我们共餐时的铁律。男友喝

了一口热茶，突然坐直，表情奇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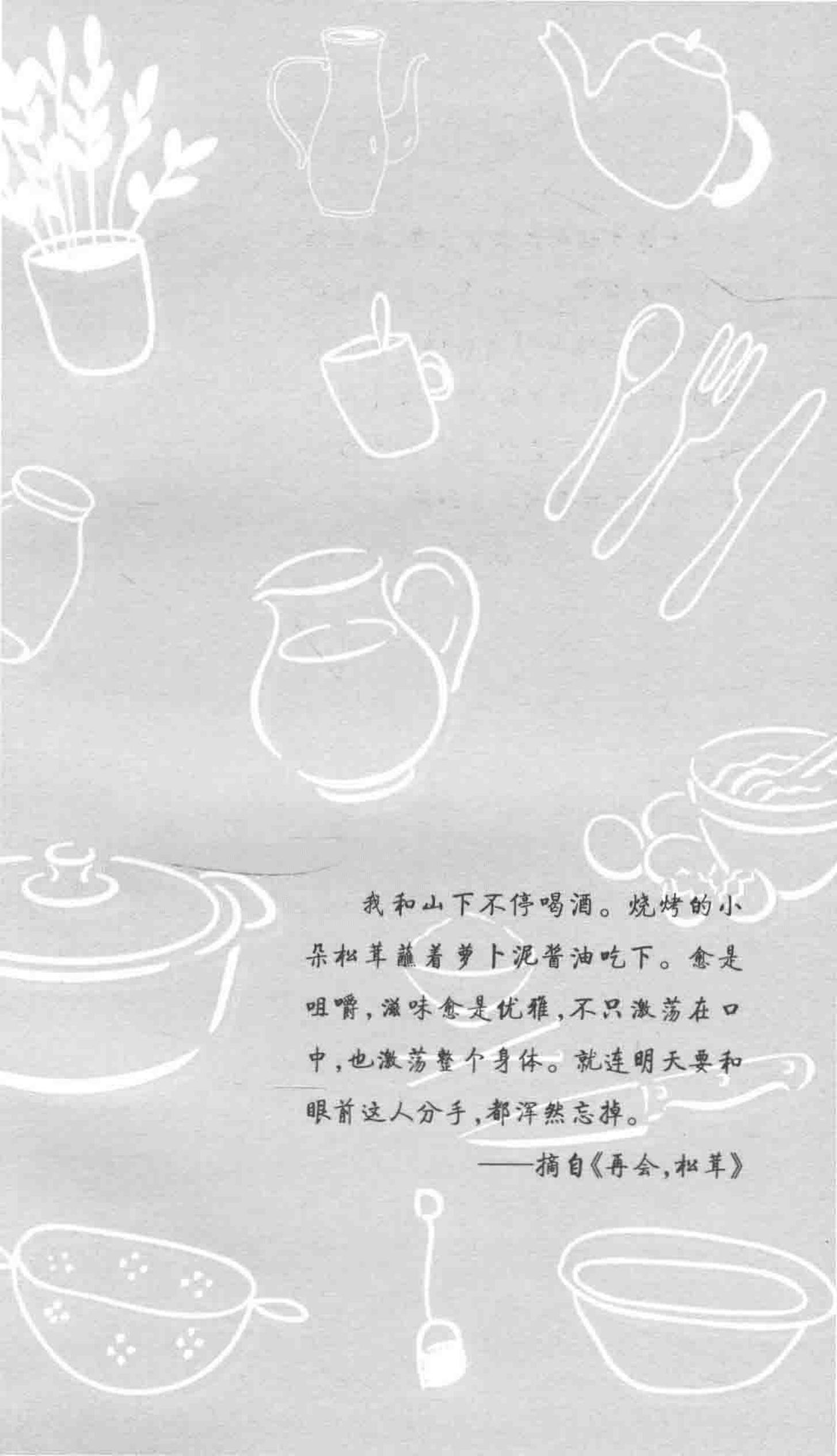
说：“我妈常说，要决定另一半时，就

跟她一起吃饭，能一点不剩、通通吃

光的对象，钱包交给她也没关系。”

——摘自《爸爸的红烧肉饭》





我和山下不停喝酒。烧烤的小
朵松茸蘸着萝卜泥酱油吃下。愈是
咀嚼，滋味愈是优雅，不只激荡在口
中，也激荡整个身体。就连明天要和
眼前这人分手，都浑然忘掉。

——摘自《再会，松茸》

我再度翻阅旅客留言簿，熟悉的文字跃入眼帘。是一年前来时山下写的。是喝醉时写的吗？说不要结婚、不想有孩子的，明明就是山下啊！这里确实有个我不知道的山下。我们已经开始各自的路。

——摘自《再会，松茸》

田歌

水煮田鸡 / 1

御袍田红烧肉 / 21

田即·松茸 /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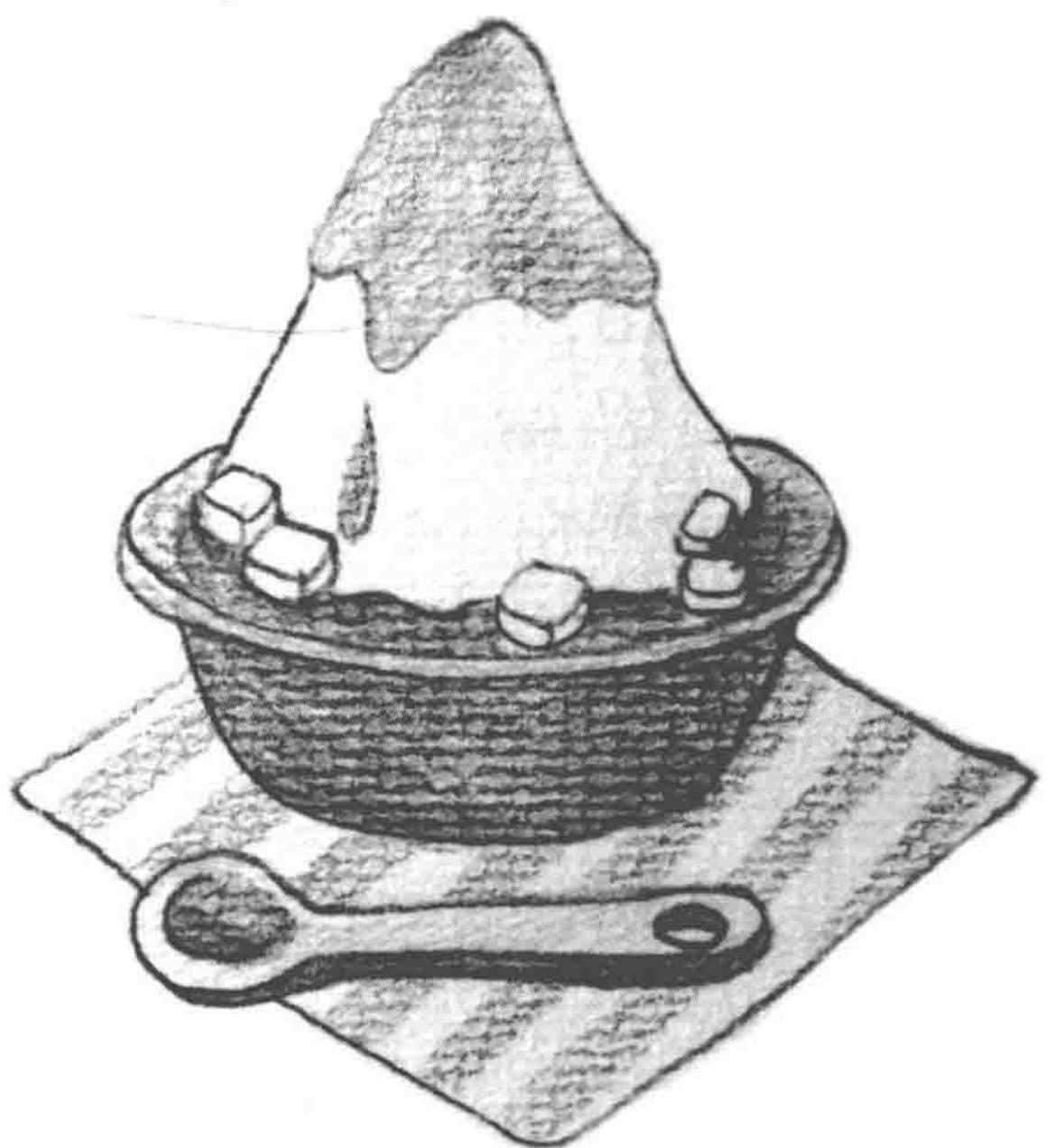
小炒田螺 / 61

可丽田 heart colorit / 83

过门缝扣田子脚 / 101

粗米田螺 / 131

外婆的刨冰



小……花？为什么？！太好笑了！明明只会吵来吵去的。以前那个总是横眉竖眼、从来不会那样喊外婆的人，又是谁啊？那时候，外婆还是外婆。当然，现在，外婆也还是外婆，只是……

妈妈要我也喊外婆小花。因为外婆又回到了幼儿期。她的精神年龄可能和真由一样。不对，可能更小。真由以前不是一直吵着要一个弟弟或妹妹吗？那就把小花想成是妹妹吧！

好平静的口气！这样不当一回事，未免太自私了。

以前？究竟是什么时候？当我知道小孩是怎么生出来的那天开始，我就不再随便提到那件

事。这个早已忘怀、也已失去时效的愿望，妈妈却在此时若无其事地提起。而且，说眼前卧床的这个老人和我一样大？当作我妹妹？颠三倒四得毫无道理。妈妈是什么时候脱掉她那层坚韧铠甲的？

外婆的样子有点奇怪呢。我上小学五年级之前不久，妈妈在洗碗时，突然冒出这句话。好像是外婆有一瞬间不认得妈妈。妈妈像要消弭心中不安似的，拼命搓洗平底锅上的油垢。可是，那份不安，很快就变成了事实。

外婆最先从她的记忆中抹去妈妈。我认为那是妈妈老是说外婆坏话的惩罚。看吧！报应！我在心中嘲笑妈妈。可是不久，我也被抹去了。所有人都被抹去了。所以，大家彼此彼此。如今，外婆像个公主，君临只有一个人住的城堡。城堡四周荆棘树篱围绕，外人不易侵入。

外婆的样子变得更奇怪后，我们搬到外婆那

个小区附近的公寓。妈妈好强地说：这样刚好。因为家里只有我和妈妈，爸爸为了工作方便，和情妇住在小城的另一处。妈妈坚持认为不该是我们离开，因此不肯搬离那个小城。我却总是提心吊胆，生怕哪天不小心在哪里碰到爸爸。如果只是爸爸还好，万一也碰到爸爸的新家人，彼此都尴尬。

所以，妈妈说：好爽！因为不是以败走的形式，而是以新的理由搬家。这样，我也不用在超市、公园，到处刻意躲避爸爸。我也感到好爽。

妈妈想亲自照顾外婆到最后。这在身为女儿的我眼中，既感动又同情。早上，到运输公司上班前，先绕到小区去看看外婆的情况，中午溜出公司，陪外婆吃午饭，傍晚下班后，又赶去小区帮外婆做晚饭。还是小孩的我心想，那种生活无法长久下去。可是，妈妈真能撑，硬是持续了快两年那样的生活。而且，照顾外婆的妈妈看起来很幸福。

不过,有一天,妈妈在公司昏倒了。我流着眼泪,对着脸色惨白、躺着的妈妈哭诉。妈妈! 妈妈要是死了,我就变成孤儿了。

是真的! 我真的以为这样下去,妈妈会比外婆先死。

于是,就在几个礼拜前,外婆住进这家老人院。这里随时有漂亮温柔的人开心地陪你说话,也有很多同样境遇的国王和公主。伙食看起来比我的营养午餐美味多了,可是,外婆几乎不肯吃饭。

今天,妈妈在家做好便当带来。虽然她不太会做菜,就连我学校的运动会,她都不曾尝试帮我做个豪华丰盛的便当。

“小——花,来,啊——嗯!”

妈妈耐心十足地把食物送到外婆嘴边。烫菠菜拌芝麻、炖萝卜、香菇饭、日式煎蛋,撒上几颗圣女果。全都是她今天早起现做的。可是,外婆每

一样都拒绝，嘴唇像是上锁的门扉，紧闭不动。

“小——花，来，再一次，啊——嗯！”

妈妈继续把食物送到外婆嘴边。那个时候，妈妈瘪着嘴唇，紧锁的眉间深纹如沟。我好像看到不该看到的景况，感到一阵内疚，赶紧移开视线。我也做好心理准备，妈妈的心可能像火山一样爆发。但实际上，妈妈没有爆发。只是表情更深沉。无能为力的感觉让我更难过。即使我吃掉外婆的便当，也无法消除妈妈的悲伤。

妈妈一脸无奈，放弃把饭菜送进外婆口中，然后盖上保鲜盒。这又将是我们的晚饭。虽然，我超讨厌沾到其他菜油脂而闪闪发光的圣女果。

今天开始放暑假。透过薄纱窗帘看见外面的蓝天。漫长的梅雨季节终于放晴。敞开的窗户吹进阵阵微风，窗帘像在呼吸似的，一会儿膨胀，一会儿凹陷。妈妈躺在沙发上。像要抚慰那样的妈妈，又吹进一阵微风，温柔抚摸她的额头。

“妈妈要休息一下，真由，你在小花旁边看着。”妈妈说。

我轻步靠近外婆，飘浮在外婆四周的空气完全流进肺里。

那是水果即将腐烂前的熟透甜腻味道。我靠近外婆，闻到苹果、梨子、桃子混合的味道。一闻到那个味道，我想起了我第一次吃奶酪的情形。

那天是爸爸的生日，还是爸爸和妈妈的结婚纪念日？那天，爸妈都喝葡萄酒，桌上摆着好几种奶酪。

“真由也尝一点吧？”

爸爸递给我一片奶酪。刚放进嘴里，恶！我立刻吐了出来。

“爸，难吃死了。”

爸爸愉悦地看着五官挤成一团的我说：“真由果然还是孩子。”

“可是，明明臭馊了。”我抗议。

“那不是臭馊，是发酵的味道。”

爸爸幸福十足地把另一片奶酪放进嘴里，拿起高脚酒杯，喝光杯里的鲜红色葡萄酒。然后说：“腐败和发酵虽然很像，其实不同。”

究竟有什么不同？爸爸也说不清楚。

妈妈那时是什么表情呢？我想不起来。我只是拼命扮演着衔接感情龃龉父母的小女儿角色。如果爸爸此刻在这里，我最想问的是，爸爸是腐败了，还是发酵了？

我像玩洋娃娃似的拨弄外婆的白发。妈妈不太喜欢我弄外婆的头发。可是我觉得这样做时，外婆好像很享受。今天，我把外婆的头发分成左右两撮，扎成麻花辫。真的很像柔软的洋娃娃。我用彩色橡皮筋绑好两边的辫子，然后凑在她耳边低声说：“外婆，饿不饿？要不要吃我的牛奶糖？”

我仿照妈妈的语气，像对小孩说话。我从盒